



悲情精灵 郭敬明
喜剧王子 赖为楷

花主义 I

Flowerism

我们奉行过，也背离过。

赖为楷◎作品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百 家 出 版 社



花主义 I

Flowerism

我们奉行过，也背离过。

赖为楷◎作品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百 家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儿主义 (I) / 赖为楷著. —上海: 百家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7-80703-707-1

I. 花… II. 赖…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权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8159 号

出 品 人 **丁国联**

书 名	花儿主义 (I)
著 者	赖为楷
策 划	李又顺
文学统筹	方雨辰
责任编辑	丁国联
装帧设计	第 7 印象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www.shwenyi.com) 百家出版社 (上海茶陵路 175 弄 3 号 20003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2.25
插 页	2 页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03-707-1
定 价	20.00 元

赖为楷



“我的喜剧，
是要把快乐写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他，2003年获得“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但是写作不是从这一刻开始的。

他，2004年开始收到读者来信，但是他说人生不应该只是文学的。

他，2007年走出大学校园，但是生活也不是从这一刻开始发生改变的。

他喜欢猫，外号猫子。

他喜欢朋友，人世百态看得很多。

他喜欢享受孤独的自由，所以就连家人也不知道他这一刻又会到哪里去。

他说自己有点执著，有点完美主义，所以别人都捉摸不透他。但他爱笑，爱人群，所以每个人其实都能懂得他。

他用他的文字来说话，没废话。他就是他，一个任何人无法取代的他。

回到大学
回到即将谢幕的
花样年华

那些激荡在青春世界里的身影，
即将成为一段不复再来的历史，

之后，
年华再难寻觅，

惟那些故事中的人，
留一路笑声和伤感，
给一座光阴荏苒的校园。

策划：  泓湫文化

好书尽在泓湫爱书网
<http://www.aibook.net.cn>

目 录

引子 / 1
Chap. 1 夏末的准备 / 3
Chap. 2 报名 / 6
Chap. 3 看公寓 / 11
Chap. 4 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 14
Chap. 5 发人深省的迎新会 / 18
Chap. 6 开运动大会 / 24
Chap. 7 军训第一天 / 31
Chap. 8 洗澡是我们的泼水节 / 35
Chap. 9 一起到军营去训练 / 39
Chap. 10 军营里的第二天 / 45
Chap. 11 军营里的第三天 / 49
Chap. 12 发生在月圆中秋的故事 / 52
Chap. 13 三精病倒了 / 67
Chap. 14 小酷剪头发 / 71
Chap. 15 稍息立正站好! / 76
Chap. 16 一起去逛街 / 82
Chap. 17 今天的我狂笑不止 / 95
Chap. 18 太高恋爱记 / 100
Chap. 19 最流行的事 / 104
Chap. 20 太高失恋记 / 109
Chap. 21 娃娃求雨 / 117
Chap. 22 老友重逢的一天 / 120
Chap. 23 星期日在宿舍上小课 / 132
Chap. 24 今天三精最风光! / 137
Chap. 25 弹孔留念 / 144
Chap. 26 杀菌皂的大姨妈来了 / 148
Chap. 27 大姨妈好! / 154
Chap. 28 快来开我们的第一次班会吧 / 165
Chap. 29 未完·向新生活冲刺啦 / 171
附:花儿笔记——我和我的喜剧 / 179

引子

大家好，我叫徐小酷！男，身高一米七五点三，体重六十公斤整，个性特别阳光，笑声超级灿烂，只是发型不是很帅。“2003年，是我走进大学的日子。没有我最喜欢的风出现。2007年，我会从那里离开。相信会有阳光。”——这本来是我抄在日记本上的一段话，可是当我走完大学的时候，我才猛然发现，这段话居然写的就是我！我的大学生活其实经历了很多事情，也遇到了很多人，三精、太高、杀菌皂是我当时的室友，小玩子是我毕业那年才牵起手的恋人，我在这个刚刚熟悉就要说再见的校园里，还遇见了非常多像我一样和不像我一样的人们，这些人将来有可能去做白领、律师、老板、工人、推销员、运动员、作家、歌星、导演、政治家、警察、电脑黑客、医生、护士、老师、犯人、妓女、流浪汉……

今日中国，最恐怖的“四年”毋庸置疑是属于大学的四年，是假如你不顺利经历完这四年你就找不到好工作、讨不到好老婆、嫁不进豪门、无法和世界接轨、将来要去讨饭的四年。你全家的上上下下都将为了你这四年而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没钱没力的天天帮你做祷告，他们一致认为，假如你不走一趟这四年，就像男人断了香火，女人少了个子宫一样容易遭到排斥，从而无法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这样一来，你个人的利益就将遭到损害，你家庭的利益也将遭到损害，社会的细胞是家庭，那么整个社会的利益也必将遭到损害，间接导致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利益遭到损害。如此四年，的确恐怖之极。

当然，这只是大多数人的认为。不过正是因为有这种大多数的认为存在，才创造了当今中国式的教学环境，才成就了中国式的高考，才培养了中国式的教育工作者，才影响了中国式的学生家长，才催生了中国式的整个教育体制，才导致了最复杂的中国学生

的前途命运的出现。而这一切,又将反过来作用于大多数国人的意识,作用于教育我们这些一路披荆斩棘的学生们的教育。到最后,一切都混杂在一起了,互相纠缠,互相左右,互相推动,如同一颗从山顶滚落而下的巨大雪球,一层一层包裹着无数元素,难以剥离,坚不可摧,就像莫名其妙我们就已经适应了的习惯。

Chap.1 夏末的准备

夏末的蚊子咬得人非常恶心，一觉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细数身上的旺仔小馒头^①又多了几颗。“旺仔小馒头”是那个人的说法，那个人是我的第一任女友，不过高考^②之前我们就因为种种原因分道扬镳了，所以我现在依然单身，但更加快乐。

这里是东经 117°48'，北纬 26°50'，福建省顺昌县。我就在这个“顺达昌盛”的好地方顺利地福建大学^③花儿学院以每年一万五的高额学费光荣录取。目前已经有十个人质问我：“这是你四年总共要交的吧？”我说：“屁！一年交一次！总共六万人民币！”然后他们只说一句话就立刻晕死：“抢劫啊，换成我宁可自杀！”我心想杀杀杀，杀你们奶奶的，我靠。

高考有两难，一是难在考试上，二是难在报考上。前者没什么好说，会做就会做，不会做就不会做，后者则讲究技巧，也讲究心理战术，很遗憾的是，由于高考之后我的眼前忽然看到希望，但是内心又充满习惯性的自卑，挣扎了好几天，茶不思饭不想，父母见我已经到了即将坐化登仙的境界，也不敢越进我房门一步，只好每天端着碗热饭在门口对我说：“小酷啊，随便选，听天由命吧，咱们先吃饭，来来，香喷喷的。”于是我耗费几天心血，综合到处搜集来的信息，填报了一个最最保守的志愿——一所全国著名重点大学——底下的——民办学院，于是不久之后我就真的梦想成真了。非常遗憾，本来以我的分数进一所比较著名的本二^④院校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时光不能倒流，填报不能重来，我进是进了本二，但这是民办的本二，还是全新的本二，讲出去就没面子了，拿出去也少了几分资格，说实话，花儿学院的影响力还不如某些大专^⑤，亏它还是本科的。（等到我念大二的时候，国家进行了一项改革，把民办院校本科专业从本二直接降到本三^⑥，对我们来说等同于雪上加霜）

我妈挺超脱,她说这有什么的,过个几十年花儿学院也是老牌子了。我说:“妈啊,您儿子四年后可是要毕业靠文凭找工作的啊,等不了几十年啊,”说到这里我还手心手背一阵乱拍,做无限感叹状,“四年多么短暂多么无情,它催得了人老却催不了花儿学院老。”我妈想想,说也是啊,要不干吗要叫花儿,花儿就是朝气蓬勃永远不会老的。我听了以后真的有种想自杀的冲动。

我的福建大学坐落在福建省的省会福州市,去过那座城市的人回来都说蚊子非常多。我皮肤属于易炎型,即容易发炎型,只要被蚊子一蜇肿就特别难消,所以每到夏季来临我妈就特爱给我从医药公司批发一大堆的驱蚊油回来,不然立在她面前的就是一座旺仔小馒头山了。

在准备动身前往福州的前三天,我们家办了一场盛大的酒席,庆祝我金榜题名。来的客人非常多,因此我家收到的红包也非常多。我举着酒杯在一桌桌人群之间钻来钻去觉得非常不好意思,心想我又不是考上北大,这不是丢人吗?我妈说这有什么丢人,你学费贵死人不偿命,我们工薪阶层可供不起你,不趁这个时候把以前包出去的红包都收回来就真的亏大了,我们包了几十年的红包,就在等你这一天了,儿子你真棒!然后她就给我一一列举曾经吃了谁谁谁的酒,包了多少多少个红包,里面包了多少钱。

“那个小王阿姨的女儿去年考上大学不是也请我们了吗?人家还是复读了三年才考上专科的,这样都敢请,你怕什么?”“你爸单位有个人的孩子今年通过关系进了你们高中不是也请客了?”“老刘叔叔知不知道?他儿子上小学都请客,还办了三十桌!”“听说保险公司有个人的小孩连上幼儿园都请客吃饭,酒楼外面的红匾写着‘庆祝某某小朋友光荣走进实验幼儿园’,吃这桌酒的人回来都大骂,可人家怎么说?人家说现在的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上不到好的幼儿园就直接影响了孩子在小学阶段接受知识的水平,从而影响了中学,影响了大学,最后把一辈子都给影响了,所以上幼儿园和上大学一样重要!”

我听得头都大了脸都绿了,我抹一把脸上的汗说:“妈,您说得真对!我们班有个同学他爸这次是第三次结婚了,他们都请客呢。”

我妈说:“你说的是老高吧?呵,听说他马上又要跟现在这个老婆离了。还好我们家和他不熟。”

我说:“是啊,不然以后连他剃度出家的红包都得准备着。”

我妈说:“别跑题,你还是自己去准备准备吧,大后天我们就出发。”

第二天,我妈把赚来的红包都存进了银行,然后忍痛划拨了一万五到我学院专门发给我的建行卡里。这张专吃学生家长血汗钱的卡是连同录取通知书一起下发的,学院说因为考虑到家长们携带巨款在路途中颠簸的危险,于是经过董事会的一再讨论研究决定,由院方出资给每位新生在建设银行开设学费帐户,这样一来,“您就可以提前在家把学费存了,避免学费途中丢失的风险,减轻每位家长内心的不安与顾虑,让您轻轻松松愉愉快快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学院报到”,一切享受VIP^Q待遇,因为您缴的是“巨额学

费”嘛。我心想狗屁，难道VIP的录取通知书就只是一张打印纸？怎么说也得是那种大红封面、烫金烫银、像荣誉证书一样的红本本吧！

摸着良心说，从知道自己错失了进入公立大学的机会（还得每年负担巨额学费），到即将去一个陌生的城市读书的这段时间，我没有过多的难过和悔恨，也没有什么彷徨和不知所措，但惟独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我的心情跌到那一月的最低谷。薄薄的一封挂号信，里面通知书的厚度还不及那张闪亮的银行卡。别人的通知书有邮局专员保驾护航，送到家门口还欢天喜地送上一束大红花，别人的通知书是我梦想中的那种红本本，只有我的通知书，如一封失去了感情色彩，只是告诉你该给多少钱的家书，如一封失去了任何尊重，只是催促你快快前去报到的急电。那一刻，我其实很想哭，心中想的是这一世木已成舟，这一世木已成舟了！

那天晚上我招集了高中时代的几个很会喝酒的死党去街边喝酒。我喝到吐，然后再喝，然后再吐。一直喝到嘴都不是嘴是漏斗了，酒都不是酒是白开水了，我才泪眼蒙蒙地呆望着头顶上的星空，坚定地大声喊：“我郁闷个鸟啊！这一世虽木已成舟，但是老子还可以破釜沉舟！”

那天其实不是我最难过，而是小B最难过，她连专科都没考上，她怎么那么笨啊？小B以前是练舞蹈的，去年作为艺术生考了一次，结果名落孙山，回来走了后门留级到我们班上复读再考，结果还是没有考上。小B郁闷地说：“操，我妈逼我明年再考，老娘我的韧带都要拉断了！”小B属于烈女型，能喝很多酒，而且能喝白的，那天她就独自喝了好几大碗白的，之前又吃过三碗拌面，她赌气说要自暴自弃把身材吃走样看她妈怎么逼她再去跳舞，结果哇啦一声千丝万缕的拌面就从胃里随着滚烫的酒水喷涌而出，场面壮观。

看看我的这群死党吧，有一个进了北京大学，现在走在路上就跟裴勇俊®似的；有一个连专科都考不上，这就是已经不省人事的小B；还有一个因为不屑小专科决心回去复读；还有一个，那就是我，其实不很好，但也不很坏。我终于想通了，未来的事谁也不准，难道不是吗？

Chap.2 报名

来到福州以后在亲戚家借住了一宿,果真被福州户籍的蚊子咬得惨不忍睹。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赶去报名了。爸爸刚好来福州办公事,所以有公家小车子坐,所以我们就开着公车去学校了。

大学的开学搞得就像难民进城一样,一大片人海,有接车的,有送车的,大大小小的包袱、箱子浮在人潮上面到处游移,一切事物都是新鲜的。

我们一家隔老远就望见校园上空飘浮着五颜六色的广告气球,气球底下的条幅各有千秋,比如交通公司的就写“开开心心上学来,平平安安回家去,××运输是每个天之骄子最英明的选择!”,把我看得非常想调头回家;书店就写“靠着知识飘扬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今天您在这里停泊,明天您又在这里起航,××书店永远陪伴您!”,把我看得更想回家。真不知道这些商家脑子是不是进水,一点都不体谅我们这些异地学子的思乡之情。

其实我们学校非常恶心,以为花儿学院学费高就表示我们好忽悠,偏不派人员到每个长途车站接花儿学院的学生。刚才路过北站的时候,我看见车站外有福建大学的接待营,里面包含了每个学院的接待点,然后我看见一个我们学院的学生走进那营,对负责老师说:“我是花儿学院的。”那老师答他:“哦,那你自己坐公共汽车去学校吧。”他问:“这不是福建大学的接待营吗?”老师答:“是啊,可我们不负责花儿学院的学生。”他说:“我刚来福州,人生地不熟……”话还没说完就被老师打断:“那你不会叫计程车?生存能力这么差。”结果那学生就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去叫计程车了。我心想他可真倒霉啊。再一想,我觉得这话应该这么说:我们学院的学生可真倒霉啊。

老爸把车开到学校大门前 150 米就紧急刹了,然后催我和老妈赶快滚下车,自己也

迅速熄火、下车、关门。这导致我妈非常不悦，责怪道：“昨晚还提醒你要加油加油，结果还是忘了吧，现在没油开不了了吧？”我爸摆摆手：“错，你看——”

前方150米，一群来自电视台的狗仔^①正在兴奋地曝光公车接送现象。爸说：“看到没？我们还不快自己走路。”

话音刚落，那群人就迅速包围了前方50米的一辆黑色豪华小汽车，电视台的摄影师扛着“大炮”就上了，直接把炮口插进后车窗，动作十分老练。此时后车窗也不甘示弱，迅速关上，咔嚓一声把“大炮”死死夹住。摄影师大叫：“开窗开窗！喂！镜头夹坏了！”车窗喇的一声开了，不过不是后窗而是前窗，司机嚣张地从前窗探出一个脑袋大骂：“有什么好拍，玻璃碎了你陪，我夹死你！”可说时迟那时快，一个红衣短裙的女记者不知从哪里掏出一台V8小摄像机开始抓拍司机。

小车司机见大事不妙，冲下车与女记者一阵乱抢，女记者尖叫，摄制组的司机听闻也下车参战，这时另一队狗仔小分队马上从车上跳下来采访已被制服的小车司机：“请问您现在有什么感想？”小车司机不悦地白了镜头一眼：“屁感想！”记者惊讶道：“怎么会是屁感想呢？你们公车私用这这这很严重啊！”司机唾了一口地上，旋即开骂：“屁严重！关你们屁事啊！别拦我们王处长的车，他女儿今天开学！”

围观群众这时愤怒了：“处长又怎么了，处长就能用公车送女儿？一个小小司机态度还敢这么蛮横，实在太不像话了！”

小车司机拿出架势：“谁说不像话？有种站出来！”

这时后车门开了，众人赶快把目光聚集过去，王处长大人迟迟露面，样子却尴尬得无地自容，只听处长千金在车内哇哇大哭，里面还传出处长夫人尖锐的声音，我们一家站在50米开外都听得一清二楚：“哭什么！快别哭了！你给我坐着，要是露面看你以后还在学校怎么混，安静点！”

王处长悄悄和记者耳语了几句。记者摆出一副绝对正义的姿态说：“请不要跟我说这些！一个人，不论权力有多大，职位有多高，只要违反了纪律，都要遭到曝光！”

王处长一听怕了，赶紧吩咐他的司机：“小李，还愣着干吗，快把后窗开了，还夹着人家的机器！”

我们一家人默默走过热闹的王处长一家，终于踏进了熙熙攘攘的学校大门。

校园内一片喜气洋洋，新生忙着报名，老生就在旁边无所事事地观看新生报名，还有一些不具有任何表情的人物在校园之中像游魂一般穿行。同时这里也是个巨大的市场，从校门开始一路排到看不见尽头的地方全是卖草席、蚊帐、被子、床单、脸盆、杯子、牙膏牙刷的小摊点，卖东西的除了一脸奸商模样的中年人，也有一脸奸商模样的年轻大学生。这些临时摊点附近还摆着大概是从食堂推出来的玻璃餐车，前面挤着一大群学生在哄抢。这个校园似乎很大，至少一眼是看不出范围的，有很多条马路，上面跑着一辆辆看似很高档的小轿车，也跑着许多二手自行车。绿化做得还不错，小花园就有好几个，某些花园里头光天化日就上演激情戏，我大受刺激，心想这些学生太大胆了。看

看四周,不少家长也被刺激到了,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家长捂着胸口对他儿子说:“你你你!在学校要是敢这样我我我就打断你的狗腿!”

大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啊?人和人之间的气息还是熟悉的,但是周遭感觉又非常陌生,以至慌张和茫然不知不觉就弥上心头。

我们找啊找,终于找到了隐匿在一栋大楼后面的报名点。全校的新生都在这里报名。妈妈抱怨了一句:“不是说要减轻报名负担吗,怎么还这么麻烦?”不巧这话被一位组织纪律的学生干部听到了,他微笑地走过来向我们解释:“阿姨,新生报名都得经历这个程序,因为要注册盖章、分发钥匙,以后就不要了,请你们耐心站在原地等待。”于是我们等啊等,又过来一个学生干部,瘦得就跟一只猴子似的,他问:“你们怎么站这里啊?”我说:“刚才那个同学让我们站这里等的。”他说:“你指我看下是哪个同学?”我四顾一圈,那家伙没影了。瘦猴说:“不要投机取巧,还是过去老老实实排队。真是的,已经不只一个这样了,这届新生太没素质了。”我实在无语,对爸妈这两个中年人晃晃手说:“好了好了,你们一边儿歇去吧,报名,小case^②啦。”

我像个等发工资的农民工一样,手持报名表挤进了排山倒海的人群里。人又多就什么味道都有,加上天气炎热,排队处又没东西遮阳,环境相当恶劣。但我再难再难都得跟前边的同志们一起忍着,惟恐被踢出队伍。我感叹中国人口之多,所以只要看到有人有这样之多的人口之中插队我就非常生气,必定在心里问候他们的老祖宗夏天好!

十几分钟过去了,队伍好像没有前进,但从我身上滴下的汗水在地上已经汇聚成一片水洼,倒影着我青春的面庞,我靠,什么时候长了一颗青春痘我都不知道。

我的前面站着一位背影沧桑的男人,但由于他穿得很青春,我猜他肯定也是新生,可惜未老先衰。老新生也被热得气喘吁吁的,于是拿出一块小手帕从脸一路擦到脖子,然后四下张望了一下(就是忘了张望后方),见没人注意,就跟做贼似的慢慢将手帕顺着脖子一路往上擦,一开始我还没多注意,等我注意到时险些吓得昏厥过去,因为我看到他的手指已经全部插到头皮里去了!——他两根手指包着手帕在后脑勺的头皮里边悄悄地擦啊擦的——原来是假发啊!害我白惊吓,真想从后面飞他一脚!福州夏季的温度估计能赶上非洲,不适合生存,凡人亦如此,何况套着发套的人?看那一头闷的,不擦不能痛快,擦了就欲罢不能,所以假发男渐渐放松了警惕,从后脑勺大胆地擦向了头顶,不料一个惯性,湿答答的发套飞了出去,在半空中划了一道完美的弧线,最后漂亮地落在前方美女头上,美女顿时花容失色,烦躁的大队伍总算爆发出由衷欢快的笑声。

假发男很镇定地捡起地上的假发,向身旁一个打扮入时的女孩赔笑,女孩嘴都快嘟到鼻子上去了,看样子是他什么人。假发男好脾气地哄着她:“宝贝别气啦,是爹地^③不好,爹地下次会注意的。”女孩一扬脖子:“哼!”

——问题水落石出:为什么队伍不会前进?为什么排队的人会这么多?一半以上是家长嘛!家长动不动就陪着陪着,孩子能得到锻炼吗?温室里的花朵能开到野外去吗?祖国的接班人能让人相信吗?远的不说说近的,这名能早报到吗?什么思

想，sóng^④！

我心生一计，用手戳了一下前面的假发老伯伯，他转过身来：“同学有事撒？”

我微笑道：“同学你好，我是法学系的，你呢？”

他开始像我预料中的那样上下打量我，继而和我拉开一段距离，再打量我，再拉开距离，他一定认为我眼神出问题了。

见他已掉进陷阱，我于是说：“我看你一直和旁边这个女生说话，她是你妹妹吗？你们今年一起考上的？”说着我也跟假发男的女儿打招呼，被她一瞪，骂了一句“有病”，这一点都不出乎我意料。

老伯的脸瞬间就红了，他的脸型在美容学定义上属于马脸，红起来和火龙果差不多，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我有事离开一下，你排你排。”于是落慌而逃，边逃还边扶着他的假发，只留下女儿一个人站在我的面前不停地呼唤：“爹地爹地！爹……地……啊！！！”画面如果让张艺谋^⑤来拍肯定能拍出凄美的味道。

女生以极仇恨的眼神转过来瞪着我：“你什么意思啊你，我都叫他爹地了你还不明白是不是？讨厌！”

消遣了一下别人，心中感到特别愉快，我洋洋得意地继续排队，可排来排去队伍还是没有丝毫前进，我往前打量了一通，妈呀，什么时候这里分出了两支队伍？！这时，一个挂着工作证的胖同学拿着扩音器大声指挥：“各位家长同学们，我们的报名点是从那边开始的，请这边不幸被挤出来的队伍自觉整理到那边的队伍后头去，谢谢合作！”顿时我就有一种不想活的感觉——老子白排了！我前面的那个女生反应很迅速，连忙朝她爹地狂喊：“爹地，快去右边站队！快！别被人抢了！”喊完如释重负般看着我，扭了扭脖子。我这才反应过来，然后也去站队，不过很遗憾，我又站到了那个老伯伯的后面，他看到我立刻绽露出百感交集的微笑，意思我领悟到了，就像北京申奥成功时的口号一样：我们赢了！（不过那个“们”字是要去掉的）

不知等了多久，我站着都要睡了，终于轮到我报名，我那股欣喜若狂的劲简直无法形容。我兴奋地把我的报名表交到面前坐着的一个老师手里，那个老师应该算是我平生接触的的第一个大学老师，虽然她也许不搞教学，但还是令我觉得她非常有智慧，非常深不可测，非常……总之大学的一切对于没进过大学的人而言都是既神秘又神圣的。我崇敬地低头看着老师的每一个动作，她翘着兰花指，指甲上涂着白色的指甲油，她轻轻地翻开我递过去的报名表，然后微微轻启双唇，做处女接吻状，看也不看我，就问：“什么系哪个班学号是多少？”我当时几乎一头栽到地上——被她那口难听的福州腔吓的。试想一下，这个画面多么具有颠覆性啊，如同雅典娜^⑥开口说四川话，释迦牟尼^⑦说台语，吓都可以吓死人。

惊魂未定的我结结巴巴地回答说：“法学2班学号……”

“嗯？”那个老师终于抬起头推了推眼镜正视我的目光，可我被她的那一声阴阳怪气的“嗯？”吓得把好不容易背住的学号又给忘了。其实这也不能全怪我，要怪就怪编学号

的人,一点逻辑都没有,学号又长又难记,我的是 S21030068945。

后面的人等得不耐烦了,弄得我压力非常大,脑门直冒虚汗。福州腔老师气定神闲地说:“笨啊你哟,还大学生呢,学号不是写在录取通知书上了吗?拿出来 have a look[®]不就 every thing OK[®]了吗?”

我结结巴巴地说:“我把通知书……忘我爸那里了。”

“你爸呢?”

“我爸……他在对面的花园里休息。”

然后福州腔老师坐在椅子上一扭水蛇腰:“哎哟喂,我都要被你搞死了,那你还不快去拿? Come on[®]!”

最终,名还是爸爸帮我报的,他问我听没听过一句老格言,格言曰,浪费时间就等于谋财害命。我爸实在看不下去我再谋财害命了。不过,比起那些不愿意尝试自己报名的学生来说,我“谋财害命”这种行为也能显示出意义了。

Chap.3 看公寓

在大操场上看了自己的住宿安排表以后，我们领了钥匙向着我的住宿区走去。我妈一看钥匙挺沉，就断定我宿舍的大门也挺沉，继而推测我住的是有防盗铁门的新式公寓^①。但一路上我还是心不在焉的，因为以前从没集体生活过，突然间从今天开始要过集体生活了，一种兴奋的期待和不知所措的迷惘，把我的思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现代鬼故事最爱讲的就是大学宿舍^②，比如男宿舍闹女鬼啦，女宿舍闹色魔啦。我在暑假里还刚刚听过一个叫张震的人讲的《红馒头绿馒头》的故事，觉得真是 $M+N$ ^③ 的恐怖。你知道吗，故事里有一个场景就用到了厕所，他说只要当你半夜去上厕所的时候，就会听到有声音飘荡在你的耳边：“红馒头绿馒头，同学，你要哪个馒头啊？同学……”红馒头是蘸了血汁的，绿馒头是蘸了胆汁的，而且故事中的厕所就是那种在老旧的高校最常见到的一条走廊通到尾就只有一间的大厕所，里面空空荡荡黑黑暗暗，不时能听到水滴声，而且有的还很臭，恐怕连鬼都不爱来。一路穿梭在这座历史悠久的福建大学，我看到的都是鬼故事中提到的宿舍，一路上我都不敢讲话，非常忧郁。老爸这样安慰我：“放心啦，你住宿费是 1150 元，学校敢给你住这种破宿舍？我们一年付了它 16150，它还敢不给我们 VIP？”

嘭！一声惊天巨响让我们几乎跳了起来，还以为飞机掉下来了。

好多人都抬头指着天上大喊：“快看快看，大气球破了，哈哈！”交通公司“开开心心上学来，平平安安回家去”的条幅在风中凄惨地徐徐下落，这让我对××运输的安全问题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暗暗发誓以后不坐这家公司的汽车。

“嘿嘿嘿嘿嘿……”身旁一个奸商模样的瘦子正在幸灾乐祸地自言自语，“还是我们书店的广告气球好！”但见××书店也没能逃过厄运，它的气球转瞬间开始徐徐上升，向